

同学聚会,因一张网红照片而热议是事先不曾预料的。

沃特·阿鲁法特是二战期间的一名美国海军士兵,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,因随军执行任务,在上海停留了5个月。在此期间,喜欢摄影的阿鲁法特拍摄了不少反映上海市井风貌的照片,其中一张题为《吃蟹》的照片近年来风靡了朋友圈,每到蟹秋,这张“上海人狂吃大闸蟹”的老照片总会疯传。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。讨论的焦点是:那年头的上海市民真的有这么好的“口福”?

大闸蟹和田玉

胡展奋

那天,网上的争论居然延伸到了同学聚会。一女声称当年大闸蟹不但稀奇,而且还是“当地一害”!四十年前她在安徽巢湖某地做过小学老师,当地大闸蟹不但贱得没人吃,而且大面积地毁坏水稻,屡屡造成减产,县委号召广大基干民兵,发动群众,“除蟹害,保丰收”,为此很多青年推迟了“国庆婚礼”而投入“战斗”,我们那女同学也动员了所有的小学生,利用大

闸蟹的趋光性,在稻田四周拉起渔网,点起火把,通宵杀灭。

以后的日子,当地农民把她尊为“女强人”,因为她“敢吃蟹”,而且顿顿吃,没成想大闸蟹是万万不能“当饭吃”的,她连吃了一个多星期,不但例假乱了套,而且腹如刀绞,头晕目眩,从此落下了例假期间偏头痛的顽疾……

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她的“信口开河”而目瞪口呆。看女生尴尬,我说,我当年下放的地方也是安徽。“宁国县”。附近是著名的水网地区——宣城,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,上海职工刚去“小三线”的时候,皖南地区也是

不吃蟹的。蟹也有大年与小年,大年的时候,无数的大闸蟹会集群迁徙,卡车在土路开过,轮下顿成一望无际的厚厚的“蟹糊之路”,老百姓居然用铁锹铲起喂鸡鸭鹅猪。

一同学听了大发感慨:明明珍馐,不知珍馐,即是信息茧房;知其价值而无法流通,即为“价值茧

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打开《词综》,唐代诗人张志和的这首《渔歌子》排位绝对靠前,卷一唐词68首,排第一的是昭宗皇帝,第二李白,第三便是张志和,只要读词,这首绕不过去。

绕道《词综》,是想说湖州西塞山。西塞山的鳜鱼确实不同于其他地方的,用“肥”来名状,实在精准。在一条大鳜鱼被风卷残云之后,上来一道素菜,只见白盘子里细细的被切成段的茎状植物,颜色淡红又淡绿,或者也可以说不红不绿,配着碧绿的毛豆、鲜红的辣椒提亮。当地朋友说,要考考你们,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菜?大家认真起来,左看右看,纷纷摇头,真的拿出手机拍照,说要传给沪上知名美食家考考他。朋友见大家被难倒了,也不再“卖弄”,公布答案:此乃红菱茎。

这就是了。湖州湖州,有湖之州,红菱乃水生植物,此地盛产菱角也是知道的,只是没听说过红菱茎能吃。吃过红菱,却没

懂“多加酒,少放水,小火炖久成美味”的道理,便满大街的万人嫌。

“想听听我的故事吗?”旁桌一直听着我们的热议而保持沉默的老人突然开口了。年近八十的他,脸上的沟壑密密如麻。他说,我是当年的上海赴疆知青,因为常年放羊而练成了一手绝技:扔石头。《水浒传》里面有个“没羽箭张清”是吧,一块鹅卵石,想打你鼻子,不会打到眼睛。你们信不信,我的本事绝对不亚于他。那是放羊练的,天天打用满沟的烂石头代

替羊鞭,当地的老牧人就是我的师父,他做个“面靶”戴着,天天训练我,面靶上画着五官,他手执羊鞭,要我打他脸,打错位置,“嗖”的一声,他的皮鞭就抽过来,百发百中,我越打越神,他也越站越远,直到有一天,我能精准地打到50米甚至百米之外,远远的领头羊,我一块烂石头就能左右它的方向。

我们的放羊地就是和田地区的皮山县附近的塔里木河畔,那里的古河道水源不稳定,时而湿润时

而干涸,我们就跟着水草漫游,除了肩背帐篷,我们的腰上永远悬着一个大皮袋,里面鼓鼓的永远装满了塔里木河的烂石头,打羊,后来干脆练成皮弓打鸟,和我师父烤着吃。

多年后,我回了上海,有一天突然发疯似地用头撞墙:那满大街卖疯玩疯的“和田玉籽料”,不就是当年我们扔羊打鸟的“烂石头”嘛?!什么“糖皮”,什么“羊脂玉”,我敢打赌我当年扔出去的每一块都是!我直奔当年的牧羊地,但师父早死了。我们的牧羊地——偌大的古河道早成了“矿山禁区”。
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
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
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

或更及物。想到了《红楼梦》中的香菱,她就是被中断了原本应该安好的生活。香菱原名甄英莲,出身富贵风流之地姑苏的乡宦家庭,为甄士隐独女,“生得粉妆玉琢,乖觉可喜”,被奉若掌上明珠。但不曾见过的为红菱的花及果实输送

红菱艳

朱蕊

亭亭少女时,拐子将她一女二卖,先卖冯渊,再卖“丰年好大雪”薛家“呆霸王”薛蟠,薛蟠打死冯渊,夺得英莲进薛家为薛蟠之妾。香菱是薛宝钗为她起的名字。薛蟠那边,香菱受尽凌辱不说,她跟着薛宝钗进大观园,是她悲惨生活中的一点亮色,在此曹雪芹给了她最多的同情,让她遇到大观园里的一众姐妹,让她拜师林黛玉学写诗,让她的诗受众姐妹的首肯和赞美,并成为“海棠诗社”的一员。香菱是“副册”判词中唯一的一位,因为她的出身和结局错位,

命运走向折断而成为“苦命人”。绕远了,还说红菱。想知道红菱茎是何时入菜肴名单的,查被林语堂誉为“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”的李渔《闲情偶寄》,没有红菱茎,有与红菱茎一样生长于水中的“蕹”:“蕹,陆之蕹,水之蕹,皆清虚妙物也。予尝以二物作羹,和以蟹之黄,鱼之助,名曰:‘四美羹。’座客食而甘之曰:‘今而后,无下箸处矣!’”红菱茎,应该也是清虚妙物吧。稍晚于李渔的袁枚倒是将“煨鲜菱”录入《随园食单》中:“煨鲜菱,以鸡汤滚之。上时将汤撤去一半。池中现起者才鲜,浮水面者才嫩。加鲜栗,白果煨烂,尤佳,或用糖亦可。作点心亦可。”但没有红菱茎入菜。现在有新意融合菜,也是因地制宜的创新事物吧。

《红菱艳》,和吃食无关而只是名字偶合,讲的是热爱舞蹈的女子得到一双有魔力的红舞鞋,她旋舞终生,再也停不下来,除非生命终结。

虽然此红菱非彼红菱,但细品,再细细品,似也有绵长滋味。

4500多公里——从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,到上海青浦的练塘古镇。

立夏这天,我从北天山来到了练塘镇。许是看我从新疆远道而来,上海的五月尽到了地主之道,气候舒适,似乎连空气都是香甜的。跟着队伍,我们暂住在陈云故居的翠园。

刚走进园区,夜幕便落在了不远处竹林里,这要是放在伊犁河,定还是阳光朗照,河面波光粼粼呢。在新疆时,星辰常常缀满我的双眼,伴我入眠;今夜虽少了星辰,却被一湾水迷住了,哗哗流水成了我异乡亲切的梦。

次日清晨,循着梦里的水声,经过了陈云纪念馆,没有着急去瞻仰,想让期待多留在心里。跟着水的脚步,路过了文物厅、铜像广场,再往前几步,想必就是水渠的源头。这水不像新疆的那么蓝,是绿色的,绿到极致的那种颜色,绿到水面成了园区樟树、柳树等植物的天地。

起风了,有了些许凉意。五月的伊犁还在飞雪,很冷;五月的上海虽没有

从北天山到练塘镇

张振

雪,竟也有些凉意,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可能是园区绿树森森、水汽氤氲的原因吧。走出水池,路过了一片竹林。在这片竹林中,我足足用了一炷香的时间。守候什么?又为何等待?我无法言喻,现在想来,或是守候内心深处的宁静,等待不期而遇的美好吧。石阶旁有两根粗壮竹子,两个虎口才能握得下,它们屹立不动,像天上的保卫者,不禁让我想起家乡的杨树,一样挺拔,一样茂密,各自坚守在脚下的土地。有风吹过,竹叶在风里沙沙作响,在风里不时牵着手、交换着舞伴。夜色低垂,走进了水乡古镇。此时的练塘古镇,安静得只剩下水流的声音,沿市河两岸石板街上的老房子,有一种朦胧的宁静的原生态。我对接下来的几日,增加了不少期待。想到还有不舍得参观的陈云纪念馆,心里那满满的期待,和淡淡的香樟树香一起飘进了夜色渐浓的一湾水池中。

不懂“多加酒,少放水,小火炖久成美味”的道理,便满大街的万人嫌。

“想听听我的故事吗?”旁桌一直听着我们的热议而保持沉默的老人突然开口了。年近八十的他,脸上的沟壑密密如麻。他说,我是当年的上海赴疆知青,因为常年放羊而练成了一手绝技:扔石头。《水浒传》里面有个“没羽箭张清”是吧,一块鹅卵石,想打你鼻子,不会打到眼睛。你们信不信,我的本事绝对不亚于他。那是放羊练的,天天打用满沟的烂石头代

替羊鞭,当地的老牧人就是我的师父,他做个“面靶”戴着,天天训练我,面靶上画着五官,他手执羊鞭,要我打他脸,打错位置,“嗖”的一声,他的皮鞭就抽过来,百发百中,我越打越神,他也越站越远,直到有一天,我能精准地打到50米甚至百米之外,远远的领头羊,我一块烂石头就能左右它的方向。

我们的放羊地就是和田地区的皮山县附近的塔里木河畔,那里的古河道水源不稳定,时而湿润时

而干涸,我们就跟着水草漫游,除了肩背帐篷,我们的腰上永远悬着一个大皮袋,里面鼓鼓的永远装满了塔里木河的烂石头,打羊,后来干脆练成皮弓打鸟,和我师父烤着吃。

多年后,我回了上海,有一天突然发疯似地用头撞墙:那满大街卖疯玩疯的“和田玉籽料”,不就是当年我们扔羊打鸟的“烂石头”嘛?!什么“糖皮”,什么“羊脂玉”,我敢打赌我当年扔出去的每一块都是!我直奔当年的牧羊地,但师父早死了。我们的牧羊地——偌大的古河道早成了“矿山禁区”。
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
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

“呵呵,这三十年里我扔掉了多少和田玉呢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满脸的沟壑,忽而想到高力士的咏荠菜诗:两京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。说是高力士被贬后才发现,内地视作餐桌尤物的荠菜,一到贵州碰都没人碰。全唐诗里,高公公唯一的一首诗倒也有点意思。我立即为牧羊老人叫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,隔桌送去。



淮海路长春食品商店 陆杰 摄于1984年

前几日,阔别两年后,淮海中路上的“北万新”包子店又开张了,不免又在众多本地土著心中掀起了一波回忆杀。有人考证,早在1939年,上海的地图上就已经出现了“北万新”,而淮海路上,深植上海人记忆的,又何止一家包子店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淮海路。因此,当上周六,由淮海集团和新民晚报社联合主办的“一眼淮海路”摄影赛启动了征稿,很多读者立刻发来了留在自己镜头中的淮海路。

陈建萍发来的《淮海路上国旗飘扬》拍摄于淮海中路瑞金二路至茂名南路之间。当时,整条街上挂满国旗,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悦,5年级的女儿看着激动不已,忍不住一路跳跃一路摸高。又如70岁的爱吃娜女士发来了自己年轻时在襄阳公园的留影,时光穿越,几多青春,几多美好。

“一眼淮海路”,翻翻手机、电脑,看看你用哪一眼记录了它,它用哪一面打动了你。征稿将延续至6月下旬,期待您的参与。

■ 照片主题参考:
① 记忆中的淮海路:分享您家中的老照片,晒出记忆中淮海路的人与事。
② 淮海路不眠夜:夜里的淮海中路,流光溢彩、人头攒动,请用您的照片展示淮海路的活力与精彩。
③ “阅读”淮海路:淮海路上坐落着各类优秀历史文化建筑:培文公寓、淮海公寓、永业大楼、尚贤坊、国泰电影院、淮海坊……镜头记录下中西文化交相辉映。

■ 投稿要求:照片原片,注明作者姓名,年龄,性别,联系电话,作品标题。

■ 投稿方式:
1. 发送邮件至 hongse@xmwb.com.cn
2. 关注国家艺术杂志微信公众号,发送至后台
3. 关注夜光杯微信公众号,发送至后台

■ 参与者默同意将作品授权新民晚报及淮海集团用于宣传及展示。

■ 分享照片,体验缤纷淮海路

本次比赛将于6月末公布获奖名单,其中一等奖5名,将获得户外服饰品牌海丽·汉森(Helly Hansen)1000元抵用券一张;二等奖10名,将获得市场价值650元的闻献香挂一份;三等奖10名,将获得徐重道香道套装一份;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随机纪念品一份(日加满抵用券100元或Tims体验券100元或徐重道香道礼盒一份)。

所有奖品将于活动结束后统一寄出。

「一眼淮海路」摄影大赛火热征集中

农历四月,初夏未滿。花在绽放,果实正在孕育着甜美,热爱它,一切都在当下。——编者

小满过后,小麦渐黄,浪一样在风中涌动,不几日,可以动镰了。褐金色麦粒平铺于阳光下晒晒,浅黄麦秸秆中通而直,轻如云朵。

童年的月夜里,用过晚餐的大人们坐在打谷场的麦秸堆旁披星编织,田畈传来雨点一般密集的蛙鸣。一根根麦秸秆,于十指翻飞中,逐渐地变幻成一顶宽檐草帽,戴在头上抵挡烈日。浅黄的麦秸秆,在月光的淘洗中,化身一片银白。

凉风习习,站在树荫下,廊檐下,稻田中,风自四面八方,吹着人世,吹着庄稼,河水涣涣,万物在夏风中急速生长。水稻在远岷拔节,牛在圩坝吃草,南瓜在山坡上开花,炊烟在鱼鳞瓦上徐徐升天……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妥当。小鸡雏小鸭雏褪去茸毛,小牛犊又添了一岁,生出两颗槽牙……整个村庄的生灵们,各自活在自己的秩序里,唯余黄狗不甚满意,痴呆呆想着心思,忽然一激灵,奔去村口的土坡昂首吠天,数时不绝……除了几朵路过的白云,天上一无所有。

庄稼是一茬跟着一茬来的。小麦归仓,麦地新翻一遍,拢成窄窄一畦,垄整分明,一条条,纵横而去。人站垄沟处,以锄头尖均

匀勾出一个个三角形洞口,填上有机肥,用来扦插山芋苗。

总是雨天,披着蓑衣的人去往菜地。山芋种是初春埋下去的,无数藤蔓,葳蕤一片。蹲在雨地,取一叶一梗,扦插之。雨过天晴,晨昏浇灌几次,芋苗生根发芽,逐渐地生出新叶。随后也不能闲着,扛一把锄头,一垄垄勾去芋苗间杂草,松松板结的表层浮土,描点儿淡肥。芋苗一日日见风长,将整个垄沟覆盖住,乌油油一片了。至仲夏,再也不必过问,随它们自个长去。

田畈里,水稻抽穗,扬花,灌浆,三伏至,金黄一片……收完早稻,水田耕耘一番,水平如镜,紧接着插晚稻秧……一轮又一轮劳作,循环往复。白日虽疲累,但在星月下的竹床上酣睡一夜。翌日,又是一个囫圄人。

海子有诗:家乡的风,家乡的云,睡在我的双肩……别人读这首诗时,感受到的是土地自然的诗性;在我,则深感疲惫。

在我远离乡村,做了三十余年城市人后,愈发想念童年的那个故乡,纵然陌生遥远,但绝非一个抽象的名字,也非矫情缥缈的乡愁,而是深深印刻于灵魂深处的一种场

域——是小小的人,面对土地星空的混沌。

睡不着的夜,人对于季节的嬗逝格外敏感。近日,是什么唤醒我童年味蕾的复苏?不过是几样平凡小菜——南瓜藤可以掐来享用了,佐以几只青红椒,几瓣老蒜,颇为下饭。还有萝卜苗。是夏萝卜——空出的菜畦洒上底肥,泼一泼水,撒上萝卜籽,覆一层枯草,每日晨昏,鼠一泼水。不出四五日,萝卜苗出,白秆紫叶,茵茵一片。渐渐地,自两片叶发出四片叶,叶片边缘成锯齿,一咋高了,可以拔来吃了。焯水,切碎,佐以蒜粒、醋、麻油,凉拌。唇齿间遍布淡淡腥辣气,食之醒神。

这道平凡小菜,我记了几十年。一次去宣城出差,宴席上久别重逢这道冷盘,是幼苗,刚长出两片新叶,不及一厘米,无须焯水,直接佐以香醋凉拌。那一餐,纵然表情平淡,可谁也拦不住我的内心万马奔腾。之后,再也不曾享用过它。

说来说去,不过是口腹之欲最能留得住人。所能想起的这个季节的时令菜,无非清炒冬瓜皮、山芋梗、菱角菜,还有一样不能忘记——白沙枇杷,这是家乡所没有的水果。

十日谈

初夏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冬补少不了山珍海味,初夏滋补则不同,瓜果蔬菜,平凡朴素,是一种“清补”,最是养人,也养性。

冬补少不了山珍海味,初夏滋补则不同,瓜果蔬菜,平凡朴素,是一种“清补”,最是养人,也养性。

